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澄

謄錄監生臣陳煜

成都文類卷三十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府縣學一

殿柱記　　　　缺名

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闕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廳期鑿度開建類宫立堂布觀廟門相鈎闕司

幔延公辟相承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四百年之際變異蠭起旋機離常玉衡失統强桀并兼人懷僥幸戰兵雷合民散失命烈火飛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朝合為灰炭獨留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塌風俗混亂誦讀已絶倚席離散夫禮興則國化郡將陳留髙君節符興境迄斯十有三載會闕複亂闕慮匡救濟民塗炭閔斯闕虛闕冠學者表儀闕大小推誠興復第館八音克諧鬼方

來觀為後昌基[闕]神不[闕]

進士題名記　田況

蜀自西漢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揚雄參駕孟荀其辭其道皆為天下之所宗式故學者相繼謂與齊魯同俗然世有治亂化有隆薄士之出處貴賤實繫於此唐季五代政紀昏微斯文與人幾至墜絕國家之起海內統一堯文舜明寖昌以大其設科攷士擢取之多則前王之所未有益州自太平興國以來登進士第

者接踵而出天聖景祐中其數益倍至慶歷六年一牓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它州來學而登第者復在數外其盛也如此豈非世化治隆人隨而興乎主學者議建榮名堂於宣聖殿之東北盡題皇朝及第進士名刻於石柱以示來者予喜聞而遂其請又為之序時皇祐二年五月一日也

經史閣記　呂陶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

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盖自周道衰微鄉校廢壞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為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遺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為除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向化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正興平中郡將陳留高眹脩舊補廢作為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

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劒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考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奥下視衆屋匪隘即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

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雩壇之下歌詠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威矣哉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為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陶於是推

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脩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詳於經監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卒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為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為之謀君脩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施諸閣也

元祐府學給田記

彭戢

成都府門之外有通衢二焉一直門之東西一直門之南北衢因孟氏僭踰之迹廣背九軌治平間部刺史有因民所利者俾之廬之以為列肆而斂其紵布輸之學官歲不減七八百緡而生徒廪給半賴於是公私利之元豐七年冬十一月九日居民夜火延逮公門倉卒之間調兵工數百僅能撲滅而計事者圖深慮遠以謂重城之間官府所止兵甲所聚帑藏所積圖牒所存必慎其微而後可以忘大患且所去小而所存大所害微而

所利博者智者之所必為也乃盡徹其屋廬徙其居民而壓里之征一旦失之由是學官歲入遂減其半而廚廪始蕭然矣元祐改元之初運使章公滐運判孫公亞夫患其不給乃上章懇請損公田以補之而有司拘文莫之得章再上其詞懇切有詔以公田千畝賜焉恭惟國家熈寧更化之初建學校置師儒新經術列三舍之法以造士而道德性命之學擴新學者之見聞其教養之術自三代以還未之聞也聖主嗣服開導化源以謂

治必本於教化而教化之行必本諸學校故增置學官
綦布海內其保養潤澤之仁足以遠繼菁莪之樂育矣
向非二公告嘉謀導皇澤使學校之間非徒存養士之
名而有養士之實則後之學者豈能飫天恩泳聖澤樂
先王之道為邦家永永之光哉竊甞謂聖人之養士也
務養其志氣而不止於養其身士君子之自養也務養
其大體而不志於口腹然身逸而後可以責其志氣之
完口腹充而後可以求其大體之備故易曰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豈徒養之固將用之用之以及萬民而志氣不完大體不備則事至而不惑物來而能名者鮮矣豈聖人養賢之意哉然則居學校之間者當以學古之道為心而不以餔啜為意志其大者而略其小者使異日登公相作百僚智足以辦事材足以任官名足以成身禄足以及親忠足以事君然後上有以稱朝廷樂育之誠下有以副二公勤勤於學者之意也戢尸職師儒術業無聞不足以輔學者之聰明然美二

公之有以廣朝廷賜也於是紀之於石因以勉從學之士云

給田記

缺名

聖人以聖養賢賢人以賢養賢五常六順所以綱萬世而不綫而天下之治所從而出也養賢有本末唯君子為能盡養之之術而本末具焉六經粹醇誼誼仁仁養之之業真儒大師委委蛇蛇養之之職高堂邃宮顯顯隆隆養之之地粻膳虀塩潔潔嚴嚴養之之食四者不

可以闕一有其一而無其三有其三而無其一與有其二無其二皆不足乎養也學非其師則所謂經者有時而不明居非其資則所謂學者有時而不久既欲其明又欲其久非上之人為之深圖則明與久矣繇而得全乎西州之校官其為居顯隆極矣而資者不腆龍圖諫議吳公樂於養賢誨訓不倦諸生之集者殆八百人會詔旨凡州郡新命學官者畀以十夫之地公乃按成都犀浦二邑所籍入之田五百六十畮有竒以益舊田為

十夫於是二臺皆通賢樂公之謀協然成之而今而後學者有以為資而少寛於日費優游乎名教涵泳乎德業持是而出則皆名臣持是處則皆巨人其賜自今始溥用公誤薦竊職庠舍目是田之所自給因書其事若夫步晦疆畛溝稻歛輸之數則鑱石之陰觀者可求諸彼

御書大成殿額記　　　　　　　　　　　　　　　　　　席益

紹興六年十一月左廸功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范仲

殳言臣所任成都府府學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間天
下棟宇之古無過此者而未有題牓顧陛下萬機之間
親御翰墨揭之殿額以示人文化成流道德之富覃及
遠方之意上可其請即命仲叜秉傳以賜次年九月辛
巳仲殳至自輦轂下臣益備位牧守率顩僚佐出迎於
郊拜受於先聖祠下圜冠方領之士濟濟翔翔閭巷阡
陌黧老黃幼聳觀讙呼咸用欣戴天子闡融文教遐不
作人之盛德罔不奮勵感激興于禮義嗚呼懿哉晉丞

相王導有言方今戎虜煽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共扼腕撫心宜正人倫設庠序使俎豆之事幽而更彰以著淳風流德化天子不以蜀之遐淵僻陋越在裔壤肆頒宸筆光裕黌宇烟扉露結之形鸞翔鳳翥之勢煥乎如日月麗天雲漢昭回可謂甚盛舉矣昔苗民逆命虞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來格宣王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臣雖駑劣敢不推廣上意聳勸蜀之士大夫悅禮樂敦詩書和衆安民慎

固封守以仰裨中興之業追蹤前古無忝聖神樂育之

恵臣益頓首幸甚紹興七年十月十日記

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前人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

石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

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眹作周公禮殿于石室東圖畫

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

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眹始殆收甞

增益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宫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蜀奏秩高翁高眹於祀典又請樂工於朝教士以雅聲而後頖宫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雍之外無與比者向

者外域荐食上國惟蜀賴天子神聖威武得保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為急春秋釋奠守者不親行敕下吏攝事以故風雨鳥鼠之虞不免黌舍盖自東漢興平元年歳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歴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偽蜀刻石經之歳是為晋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兹歳八月諏日在丁率僚屬及諸生釋菜於學見藏經之堂已就傾圮爰鳩工庀材鼎而新之非飭觀瞻庶幾

俾石經圖籍不虞風雨之剝蝕而學官弟子得以講習傳授經明行修為國家儲其材也夫詩書可以格頑俎豆可以化暴誠使文教昌明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於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京征伐之間王導興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濶矣或者闞此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尚有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修成都府府學記　馮時行

紹興二十八年冬天子命中書舍人鄱陽王公出鎮全蜀明年四月至成都下車謁孔子廟顧見學宮圯毀不治喟然而嘆且言皇上撥亂反正易干戈為爼豆開立政化純用儒術常以萬幾餘閒手抄六經論語孝經孟子戰國樂毅晉羊祜列傳及圖孔子與門弟子七十二人像躬為叙賛頒之郡國藏之學宮以示惇勸以幸斯文德至渥也成都西南大府當時學校薦㳙無位肄習無所其何以仰承聖明休德亟命度材計工涓吉肇事

力不民役費不民取易腐敗而新之與新作而補其闕凡四百楹皆敞豁覩深精堅嚴貢公來視成諸生東自荆夔西極梁洋㸃集廡下歡喜鼓舞咸顧記載傳之將來公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緡雲馮某俾叙其興作之由且繫以辭公名某字某其治蜀純用儒術其有得於經術者豈弟樂易之政無愧於前人詞曰梗楠於山魚龍於囦物生有元彬彬學宫蓄儲其中登為卿公聖神宅尊滌除妖氛煥以堯文夏校周庠達於四方聲教洋

洋皇曰岷蜀詩書之俗誰歟其屬振其殫竭孕其俊傑
繄於近列西南巨屏綿絡參井惟公是命皇曰往哉惟
撫惟懷實惟汝諧漢有文翁千載吏宗汝惟其同公拜
于庭皇亟其行虎熊旂旌公來祈祈致其肅祗先聖先
師顧瞻頹傾心經目營亟命鼎新刊山浮川巨桴雲連
徒旅闐闐已夘仲冬日旦氏中涓吉嘯工千趾俱升趨
之烝烝各奮而登翔然其成煥然其明杳然其深公其
省其邦人從之岌岌嶷嶷公升于堂而色而康嘉言孔

揚諄復誨語如父如母邦人鼓舞歡傳萬口父兄師友更相進誘一日二日化行洋溢如風之疾惟皇作極貴儒尚德百王之式惟公之賢受命于藩皇澤遐宣斡旋樞機皇曰來歸蜀人其思樂石峩峩矢詩不多千古不磨謹記

進士題名續記　王剛中

國家三歲大比以進士題名寘貢闈盖唐曲江之遺制也自皇祐五年田宣簡公知成都取太平興國五年成

都進士田望之已下姓名復刻于府學石室東廂之石柱所以紀西蜀文物之盛且表示學者而使知勉焉聖上中興駐蹕吴會建炎元年詔川陜去在所遠廼分省額就蜀置院考校以合格姓名奏于朝自是成都登科者益衆矣然自皇祐刱制迄紹興甲戌凡一百五年環柱刻之既士一再舉無以自列殊失勸勵之意於是攻石爲柱而繼刻之以補前人之闕使來者睨柱而書亦將盡而有繼云紹興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記

大成井記

李石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于成都先筮得巽揲之六三三九而老之坎☵焉曰此井祥也陽搖其精陽開其明水湛乎深土溢乎津順所汲以免於險吾井其濟乎乃闕甃三尋有咫得食焉分東西為亭以大成名據象詞也歲大荒落日清明大余一十二小余一千七百七十一銘曰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未形我浚其原如海之溟派挹華滋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其淵渟有

綆之脩此險之行爾汲爾學無敗厥成

增贍學田記　　梁介

上即位之年冬十有一月命吳興沈公出鎮全蜀明年夏五月至治所布宣教條刔剔蠹敝風聲所曁不嚴而肅未浹日詣學宫延訪諸生考察藝能升堂者五百餘濟濟誾誾公顧之喜問所仰以為養者皆曰一歳之入不周於用至謁之臺府不能拒也勉以其遺餘及之明日又告乏之矣求者既憚其勞應者亦厭其數則拱手端

坐使士自引去莫獲究其業此豈特貽學校之羞職在
風化者亦與厚顔矣公於是慊然求所以滋殖之逾年
廼濟有田千五百四十九畝屋十有六區廣狹之度多
寡之入私有契券官有版籍皆命付之學官計所增益
視曩者又倍焉公曰是足以傳遠矣而不足供一時之
急則又舉庫錢四千緡充之方邉陲多事征調數起蕞
爾蜀罷於供億在位者督簿書赴期會朝不謀夕其視
勸學養士迂闊弗切何啻虛文而公注意之深用力之

顓經營特久若負大責迄用有成非本儒術以出治道孰肯顧省於此哉賈誼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夫移風易俗其為事也若緩而甚急若易而甚難能之者無近名不能者無近罰此宜世俗之所共忽也然不有其具亦莫見其效曰教曰育則其具也作而豐之不匱不陋起人之所廢嚴人之所慢則公胸懷本趣可見矣公名介字德和治蜀政成被旨入對士衆公之休勤者以飭惰者以愧且念公去此而

弗克傳也乃請刻之石

修學記　楊甲

成都學宫自漢至今千餘歲祠殿講室巋然獨存其西屬延三百楹壯麗廓大是爲崇寧新學而歲久弊漏汚甚蜀連帥所統治繁夥月率一入學見諸生爲故常講席徹即上車去不暇按行或有意苴補破敗吏緣爲姦厚費府廩圬墁枝撑目所及以詎不察故雖數加葺亦易壞淳熙二年六月敷文閣待制范公自桂林移鎮全

蜀始至謁先聖率諸生列拜庭下覽古歎息顧見屋室
陊剝木老石腐則慨然欲興廢於是諏畫講度核經費
虛實選吏程督刮絶蠹蠹自禮殿石室與今學官講誦
之舍師儒之堂黝闇缺落風雨入而鳥鼠宅者皆徹新
之盖踰年而役休沈沈翼翼嚴靚宏固為西南冠公來
新學延見多士與耆儒宿師考難疑義訓誨熟復自左
右序生與四方之觀游若弟若子望公辭氣容色揚厲
奮發願識嘉績顯刻以毋忘公德公使甲記載本末甲

辭不獲命則具著公惇本勸學委訓示後與蜀人所欲聲公無窮者爲詞綴語下公名成大字至能吳郡人以儒長者治蜀有大惠利及民然其政發源實始興學其辭曰遠哉兹學循吏所作鋤荒鑄頑爰初維𧂐築室考宫誘民其間被之書詩惠我後人聖有廟祀士有攸宇相其喬木曰此千載孰傾不扶以雨以風掃除壞汙起自今公斥財鳩工左規右程執斤從之役徒蒸蒸廼崇乃治毋有庳腐廓焉新宫以就爾士士曰樂哉其來翼

翼誦歌講讀金石屋壁公往眎成弁服在門揖之畀升進退齊平公曰士子吾敬誨汝聖作斯學惟汝擇取蓋古有訓自本自根餘力則文以華其身滔滔利聲則非我徒毋墮爾修媿此學廬士拜稽首載銘公言敢有斁遺公叅在前井絡之區槁乾既濡民以順賴士勸毋怠公歸廟堂我思維勤毋壞于成以詔來者

新修四齋記　李燾

蜀郡文學掾李浩蘇詵具書告丹稜李燾曰成都學者

日增統帥陳侯懼學宫不足以容廼即公堂之左右更築崇寧廢址新為屋二十八楹分為四齋疏為四十八牕高爽靖深學者益趨焉總其費為錢一萬九千緡有奇經始於去冬落成於今春而秋毫弗以煩民此美事也諸生咸願有所紀述敢以告熹再卻而再至已廼喟然歎曰營繕齋屋事固甚美雖勿記豈不粲然陳前而熹私切有感焉則不可不為諸生評之盖聞古之士皆自學學必有講習之處在家曰塾其曰庠曰序曰校盖

各因所處而立之名初未嘗有大小陞降之殊也歲時
朋萃羣集有司於是取賢斂才推而上之其不率教者
屏之夫推而上之亦必有講習之處焉斯總名曰大學
大學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非王都則名曰學而已故
鄉黨莫不有學謂國廼有學固已失之且庠序及校皆
所以明其講習之處云爾未始訂某處為序某處為校
也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序不得名校校不得名庠也
昔孔子射矍相之圃葢以魯君之命致衆而論士然則

圜亦學矣豈必曰庠曰序曰校而後為學云乎哉若孔子固未嘗言庠序其言庠序則自吾孟氏始孟氏雖列三代學名而其義則專在養教及射修吾孝弟忠信而已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昌嘗分東北西南上下左右或在廟或在國或在郊春秋冬夏所居各異詩書禮樂所教亦不同如大小戴所記鄭康成蔡伯喈輩所箋註紛然交加雖巧辯曲通言之成理考正求定終須掊擊況又增以成均米廩瞽宗辟廱膠謝

與夫三靈五府别號異辭叢脞雜遝混為一條不可致詰先儒悟其齟齬難以位置則從而為之説曰周兼四代之制蓋一處並建四學非四學各為四處也然其説要未允當姑置周勿問彼區區之魯而亦兼四代之制乎泮水詩令且存米廩瞽宗辟廱膠謝不少槩見不知漢儒何所依憑而公倡異端疆入它類疑誤學者蓋其甚病在溺心以博未識古書之正偽更怵世資傅會緯説錯亂經言遂使後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夫學之實

籠絡牽聯惟恐漏落崇侈土木贅聚冠屨於孝弟忠信
所當修者則未始致意焉其言豈不諄諄特其意倜倜
然遠耳漢孝武幸從董仲舒等議立大學置五經博士
舉孝廉增弟子員或獻雅樂則對三雍當時抑亦可謂
彬彬矣然孝武實急功利士之精通秀頴者皆不肯游
學游學者特章句之儒初無益於成敗之數也逮孝昭
欲救民間疾苦更名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則其所養
竟非所用此不究實之害也光武剏業未及五載於傾

側擾攘之間亟立大學雖不免以讖決事而崇尚儒術有意其推本之也孝明孝章是承是繼其後稍怠學舍鞠為蔬園永建六年更造黌宇開拓房室舉郡國明經者儒以充入之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游學逮本初之元編牒數踰三萬郭林宗申屠子龍雖高尚其事亦復周旋是間獎拔人物扶樹道教為諸生倡范孟博等與聞國政深議不諱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假託如黄子艾晉文經稱疾卧家士大夫請見弗許三府

辟名輙加詢咨隨其臧否以爲予奪當時儻非假託得
不謂盛乎要不可與先漢同日語曾無幾何旋遭鉤黨
之禍議者反歸過於大學若是則學終無益於政秖有
損爾是不然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化民成俗匪學莫繇
顧用之何若後漢之學是猶近古及其末造聲教廢於
上風俗清乎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匪學之力歟若郭
有道名冠大學而超然塵垢之外不爲好爵所縻正言
直節斃䇷獨全彼子艾文經終賴符偉明及林宗輩排

斥詐不得售禍闕發闕鈎黨大學何與也惜漢儒但指
經術為禄利之路而不推本於孝弟忠信俾人自進修
所用者狹爾本朝徧天下立學肇於慶歷極於崇寧其
得失之速有目共覩而三舍陞降月書季考之法纎悉
備具大率誘以禄利故未見豪傑之士卓然自大學興
起者此則士所共歎也夫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又何
俟於誘若誘之空激令躁競不安命分是不耘苗而又
揠之長者也獨明道景祐閒胡翼之治湖州學其規摹

去古差近弟子往來常數百人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其出辭氣動容色人忽遇之不問可知其師為翼之也磨礱浸灌之功多矣慶歷更新大學有司請下湖州取翼之法以為大學法焉抑嘗聞翼之弟子各以經相傳授又别置齋舍榜曰治道凡欲明治道者肄業於兹如治民治兵治溝洫治筭數之類咸因其性而肄業焉劉彛蓋治溝洫者至今猶以水利著夫豈茍然純用科舉為學哉及元祐欲革元豐三舍詆訐苛繞之敝初命程

正叔與顧子大上御名孫莘老同更定學制三人議别置尊賢堂及待賓吏師等齋實用翼之故事㑹胡元夫與正叔異趣事不果行令天下立學皆徧師生相與言惟作大義詩賦論策爾是猶曰不給而況敢及科舉外事且徒飲食之而不於是取賢斂才無怪乎自怠自棄者之多也令多有是説欲減鄉舉十二三以其額畀郡國之學使學者繇是發身其得人未必不愈於三歲驟舉於其鄉者是或一道也而朝廷憚於改絃易調然好學者

亦豈因是而遂輟其所好乎肅鄉侍講席嘗從容爲
上言乞稍變試文體格無若今之猥釀孰爛庶幾豪
傑有以自見上甚鄉納趣令就直廬條具既得旨須再
試即行會肅去位事亦隨寢若試文體格不變又不於
是取賢斂才則郡國之學誠徒立爾必不得已翼之故
事尚可倣依而馳騁使學者不妨課試如式復於科舉
外專精讀書且有以自食無復營求擾亂優游厭飫日
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比及成就則自當與古爲徒

謂學果無補於當世吾不信也昔文翁初起學宫於成都市及元朔五年詔天下郡國皆立學官盖天下郡國學官實自成都倡之後之為成都者於學官不敢不致力雖迷國誤朝若崇寧宰相其致力尤甚異時縱不説學亦必枝拄邪傾圬墁赤白盖虛矜偽以干縫掖之譽今陳侯獨能躬行節儉削浮冗之費罷誇詡之燕日積月累剏成大夏其視文翁減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諸生無不及焉其為德厚矣諸生盍亦思所以報之乎司

馬相如雖文章冠天下然弗張四維似非吾黨楊子雲
金口木舌真漢大儒而出處之際未免跋疐彼嚴君平
李仲元沈潛自遂莫我埶維廼可敬仰爾嗚呼繇文翁
以來仕而顯者固多矣何君公趙志伯謙溫等雖登三
公君子弗貴也惟范景仁起實元終元祐其進退雍容
實光於嚴李若景仁斯不負玉堂石室云肅無德之齒
猥杖于鄉稱道不亂則肅何敢其私竊有感焉者蓋具
此姑以復諸生其尚交儆我哉

重修刱府學記　　楊輔

成都自崇寧改建學宫厥初取具觀美不暇久遠計以故繕治無寧歲淳熙初輔教授府學九年夏復以事至成都所目擊者七八年間已兩更大刱葺皆刻石紀事則其餘葢可以類見上踐祚之歲敷文閣待制豫章京公自工部侍郎來牧全蜀夏四月始至成都即學延見諸生閱實具得其狀則歎曰屋大而幹弱是愈葺愈弊若損十年之費撤而新之可得大治且持久而不敗於

是决意庀事風雨奮發役不累月而就由東序而入者旁行復為兩序序為齋廬者四由西序而入者亦如之而又通廡以達其往來廬亭以遂其燕適庖厨以具公養而退有煬竈牖户以安講習而居有几榻浴有室井有亭潔汚燥濕各遂其處凡屋之以間計者一百三十有六而一椽一杙不仍其故是歲輔待罪茶馬事其冬始至治所明年正月朔旦從公謁拜先聖退行新學顧見木石甃磊棟宇軒豁而匠製緻密顯敞突奥至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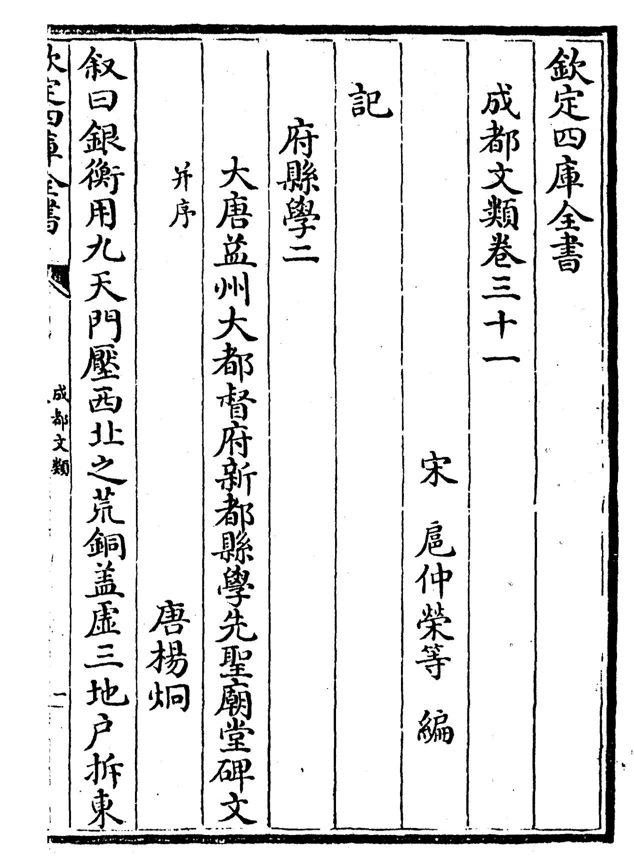
可憾蓋為之眩動愕眙非復異時耳目之所接者既又斥其餘力易壞增缺合新故屋五百八十有五楹無不端峙行列引繩可度崇寧所剏至是撤去殆盡而新學於是大備其嘗經行四方者以為舉天下郡國所無有嗚呼可謂盛矣惟成都學宫遠有所自今西蜀之士千里畢赴歲二月待試而入逆旅無餘館則舍於旁民居者多至數千計當此時而學宫圮弊不飭聚焉而無所託其何以崇示賢方伯風厲儒學之意則公之所以未

及下車大建新學誠可謂治蜀之當務輔嘗觀往者學校盛時賢儒相望由諸生而起者名卿巨公落落間出下馬者猶掇緝聞見決取仕進以知名當世而近歲則有可深歎者矣今公為是新學慮深而意廣高明可以豁滯固靚深可以息浮靡潔蠲可以厲操尚而宏達可以遠鄙倍凡所以尊其居移其氣者豈徒為是輪焉奐焉使過其下者咨嗟歎息而已哉嗚呼學者其尚勉焉流以源深華以質榮反是而呫呫誾誾以重貽學校之

媿則其責在士既簡其修亦導其趨反是而蕩決而後
為之禁則其責在師氏公行造朝白發其議顧益重師
席之選使長如公在蜀示有表勸如是而後公之新學
本末先後始得以無憾輔職事有間幸從公游者踰年
被命董餉西師將别公命以記新學輔固謝詞陋不足
以表盛大會公且名去度不可已則勉書其事期與學
者涵泳封植以益無忘公之賜公名鏜字仲遠博大明
敏治蜀四年如始至其治以安靜為本遇有所建立類

宏偉如公為人而學宫特其一爾蜀人德公既深他日仰公之事業思而不可得見則於新學然而觀之猶足以想其規模風烈之槩也

成都文類卷三十



成都文類卷三十一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府縣學二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

并序

唐 楊炯

叙曰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北之荒銅蓋虚三地户拆東

南之野迴七星於上列太清不能潛混茫之機環四海於中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行其典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而不知神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横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爰皇之宅五龍乘正按天讖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謡而罕漫洎乎尊盧赫胥之代驪連栗陸之君皇極建于初基鴻圖始於中葉莫不憑三靈之寶位鼓舞陰陽籍六合之尊

名財成宇宙未有貴而無位博而無名大禮由其再造大樂出其一變蕩蕩乎人無得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若夫司徒立勲於天地還承帝嚳之家微子開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赤烏歷數推移於景亳之都而白馬旗裳赫奕於風丘之表由是千年有屬萬物知歸乾坤合而至德生日月會而星靈降奎婁胃昴風駈白虎之精角亢房心雲欝青麟之祉君王異表儀石紐而法丹陵輔相宏姿狀皐陶而圖子産豈讓鑿乾玄象

摛光芒於北斗之宫托地成形騰粹氣於東山之曲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神冥造化德合陶鈞獲沖用於生知運幽幾於性道窮庶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覩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三光於太極照曜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明萬國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道尊德貴挫銳同塵始於中都宰終於大司寇能使長幼異節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奸雄獨立初明兩

觀之誅政教未行仍赦同狴之罪盟齊侯而歸四邑夷不亂華黜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與於此青光歇滅赤籙衰微一注為海岱之尊一戰有河防之覇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冠戎五帝不相沿樂入於河海是以哀生靈之板蕩痛寓縣之分崩歷聘諸侯栖遑異國其為大也法象莫之能容其為高也黎元莫之能覩時非我與遂厄宋而圍陳道不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下之至柔其孰能與於此太山不

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季孫之賜我也交益親矣自敬叔之乘我也道彌尊矣於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右對仍觀太祖之階斧扆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删詩書而讚易象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户牖是故雷精日角聞道德而摳衣月頰山庭奉琴書而撰杖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通神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於帝輔潛觀太皥之先揆七廟

於天災預察蠻王之過星流十月徵歷象於衰周日泛三江採謳謠於霸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化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晤興亡之兆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極天蟠地之禮周旋揖讓之規百神於是會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別父子兄弟親疏之序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於元氣徵之於太古德足以法於九圍道足以用於八極服先王之制度黜紅紫而無施欽上帝之明威感風雷而有變非

天下之至恭其孰能與於此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至音將簡易同和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中國還陳武像之容奄有四方自得文王之操南風奏雅知大舜之温北里宣淫體殷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與於此悲夫日中則昃動静之常也月滿則虧盈虛之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翰於芳年禮義覇臣摧獸文於華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道之將廢也雖復頽山壞木兆悲歌於兩楹夏楝周牆

陳盛則於三禮猶使文明炤爛百王知察變之機鍾石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失統九州之寳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袄日祲乾象晻而恒文乖禮壞樂崩彝倫斁而舊章鈌洎夫碭山休氣潛膺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名黃星之録尊褒成之厚級殷崇聖之榮班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當晉宋運距周隋太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絶三重

赤暈還開爭戰之端千里黄埃存有干戈之務亂罹瘼
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閶闔匝地今來為講
武之埸荆棘參天昔日作談經之市皇家撥亂反正應
天順人皷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馳攙搶而掃穢上廓
鵬雲決河海以澄奸下清鼇極今天子握大象運洪鑪
星重輝海重潤乾廻北列垂衣裳於太紫之垣日出東
方備法駕於中黄之道釋氏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
陽之有物有象咸乗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符中

極四遊法祥光於玉燭東滕西序雲閤蓬丘國號陶唐
家成鄒魯遂使西山童子陳歌謡於壁水之前南國老
人受几杖於璨林之下乾坤之大徳行矣皇王之盛節
明矣江苐鄗黍晨昏薦帝之祥鳳穴麟州晷刻因天之
瑞乘輿乃選吉日協靈辰詔風伯以行觀促雷師而出
豫房為天駟仍施列鈌之鞭斗為帝車即動招揺之柄
奠玉帛奏金絲登介丘下梁甫擁神休而尊明號莫之
與京按玉冊而考銀繩於斯為盛於是迴輿轉旆臨曲

阜之郊畿駐蹕停鑾訪雲壇之軌迹若使九原可作大
君得廊廟之才千載有知夫子記風雲之會即以乾封
元年追贈太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曰宣尼有縱自天
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為億載之師表顧惟寢廟義
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
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
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奉詔之所立
也因三農之暇陳複道之規考幃帳於西京訪埃塵於

東魯梅梁桂柱深沉風雨之津鏤檻文窓曠望江山之表納流雲於上棟白日非遥披濁霧於中階青天在矚雕鐫䏲睜窮妙飾於重欄山海髙深盡靈姿於反宇門生侶侶如陪文杏之壇胄子鏘鏘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二月草樹華滋北陸三秋風烟揺落莫不列蘋蘩於上庠行禮敬於質明奠椒桂於中罇敬神明於如在爾其邑居重複原野平蕪出江干之萬里入參星之七度龜城藹藹焕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澄澄洗明鏡於

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年歸劉禪平堂烟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覩八陣之圖壯士蛇崩仍辯五丁之石左巴右貉之勝域陸海三江之奥壤大都督周王天皇第八子也玄元繼天而作降仙才於玉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於金城之域五潢高映流滋液於咸池十日旁羅散光華於若木星懸帝子遥澄井絡之郊岳列天孫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寶化於周南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壯通議大夫行長史南陽

來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滎國公之元子申侯太岳鎮其靈襟傳說長河昭其神彩麗士元蓄西申之逸羽始踐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臨别乘朝議大夫守司馬宇文純左衛將軍靈州都督之次子台門鼎族傳呼棨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河宗之寶庚冰清識得嚴令而非常桓温貴遊無車公而不樂縣令鄭玄嘉滎陽人也東周玉裔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蒨蒨尺兵不用瑕丘有上德之君枹鼓希聞洛陽有神明之

宰丞京兆韋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明壮地傳懷愛等荆藍灼爍鄧杞扶疎許玄度入風月之清閣郭林宗獲神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梅福而齊衡左部韜真與喬玄而等列博士張玄鑒助教費仁敬等碧雞雄辯則江海沸騰白鳳宏辭則烟霞噴薄一州聞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乘風來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衰於西階大帶諸生受詩書於北面泮宫之上更聞通德之門小學之前復見華陰之市鄉望等魚文騄子

震耀於平原漢女巴姬駢羅於甲第杜陵亭長終成輔相之才桐鄉嗇夫且著廉平之號莫不公私務隙即聽絃歌陰雨時閒仍觀俎豆逍遥城郭拜夫子之靈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天道之璣衡莫測下問書生陽精之遠近未知來求小子當仁不讓思齊於上古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詞曰太虛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三宮旁清八洛玄津獨化聖人攸作蛇柱為居龍門是託爰清爰淨惟寂惟寞

龜讖韜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禮制
宇宙輝明文武既沒成康遂行羣飛海水若羽天星
玉筐曾喬金符遠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降德
陰陽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三元載佇萬方攸濟
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禄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
讌而彌尊聽之也厲即之也温義責齊國刑懲季孫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是國
必聞其政仁義立身温恭成性不圖為樂終悲擊磬

九野八方棲棲遑遑從周返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
夫子文章可久可大為龍為光星衡入室月准昇堂
智周通塞神兼語默幾然而長黯然而息漢承周運
胡亡秦國察往知來研精茂德無必無我自南自北
萬象皆宗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知命
匪我求蒙北辰之北東海之東百王遺訓萬世餘風
時亡玉斗運鍾陽九周井龍沉秦原鹿走生人卷舌
道路鉗口禮樂崩頹典章殘朽萬邦請命三靈授手

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規模數遷三國
年當五湖星芒夜指日暈朝枯環林摧折壁沼荒蕪
赫矣高祖粵若稽古丕哉文王照臨下土地維旁綴
乾紘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天列聖重規襲矩
我君文思念茲在茲金鏡八海珠囊四時三雍九室
秋禮冬詩紗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漢廣創靈祠
丕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烟開金牕雨闢睟儀偘偘
雲居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席階列簠簋庭羅絲石

地接臨邛山横劍峯滇池躍馬沮澤蟠龍中望擊節高門扛鍾陰靈肸蠁文雅雍容書池必變几席常重今還古往寂寥無尚太山既頽吾將安仰梁木斯壞吾將安倣異代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徵聖冀得意而忘象

雙流縣文宣王廟記　李畋

聖人之性冥乎太極之先其為道也邇乎草昧之際蓋太極判而陰陽運聖人出而仁義興動植始乎陰陽億

兆本乎仁義過是而論則乾坤幾乎息人紀將可誣又焉足議帝王之道利及生民哉故用之則治違之則亡不僭在人取鑑方冊聖宋啟運文德誕敷纂極建皇一統萬宇爰自寓縣率諸郡邑大藩小侯僉奉明詔建至聖文宣王廟悉以學校肄焉雙流縣者匯二江之左界申益部之右圻陶中國熙盛之風為西州衣冠之地舊有釋奠之所居縣東偏年遠制卑鞠為茂草梁木斯壞想夢奠而增悲風雨不虞縱假蓋而奚及景祐三祺夏

四月青宮舍人南陽張公立奏課進秩出宰是邑剛明敏達蒞政優通導三時以訓民誠一言而折獄由是錢鎛之器備舉敓攘之盜遂亡懷教既孚禮讓自著遂度地置臬徙創廟貌於縣之西南隅于時執藝子來量事度制創殿宇三間皇皇晬容被袞正位以亞聖兗國公配坐十哲服侯冕而夾侍焉六十子朱衣纁裳以從祀焉觀其繪塑精研神彩若動復敞門闑廊廡齋廳神廚翼翼以絃誦之房署以板著之位以至裸豆之器粢稷之

盛具體堅完靡不審備公然後會佐僚延縉掖用饗禮以落之式歌且謠邦人知勸絃歌之聲比屋講藝之席連甍洋洋然侃侃然子衿伐木之詩因是而作矣故今歲國家下鄉舉里選之詔於郡國俾校藝於雲龍庭是邑嗣賢能書者四十有四人被薦者六斯非倡善之驗乎清識之士謂公之為政也先之以敏農農勸則俗阜次之以辨訟訟息則民安終之以務學學優則士進茲是三者能不為二千石之張本乎吮退居自適辱公走吏

嗣書詢及鄙文者再且感公服聖人之道既深且篤因
廣顔生彌高之歎孟軻未有之論用誌於石豈曰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乎若以崇飾土木謂之教盛兹故不
書

華陽縣學館記　張俞

三代之學蹤秦廢蜀郡之學由漢興而天下之學由蜀
起歷漢至宋殿室畫像古制盡在則蜀之學其盛遠矣
哉始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民擾厥命

不盜則兵仁義禮樂於世何有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為事凡草創制度僭襲唐軌既而紹漢廟學遂勒石書九經又作都內二縣學館置師弟子講習以儒遠人王師既平蜀仍而不廢華陽縣學館者偽廣政十二年作迨今一百餘載矣棟撓牆圮鳥鼠攸居新進晚生陋而不顧有弘農楊安之為縣甚治慨念墜學裒羣士財因而新之事未克究得江東沈扶來承其政益用儒雅要歸於道興學飾像嚴翼堂宇上以遵朝廷之制下以成

楊君之故也惟華陽理於州内而州故自有漢學前樂安蔣公既巳大之今平陽文公率而教之濟濟洋洋禮樂流衍縣鄉之學亦從而興上動下效風化柔靡可追古治可表後式長世不墜惟賢是執實慶歷四年楊君始修之後一年而沈君克成之又一年晉人張俞為之記

郫縣文宣王廟記

前人

瞽者不能視其形聾者不能聽其聲問瞽者曰天何如

則曰惡乎覩聾者曰雷何如則曰惡乎聞噫天之形雷之聲是萬物無有其大者也而聾瞽者莫能知有能舉天地雷霆之大而不諄諄然言高明之形震陵之聲則聾瞽者惡能知有其大哉今天下之人亦猶聾瞽者矣昏冥頑戾交賊於心溺邪叛正氛塞其性繇是聖人之道衰微闇昧而夷狄之法熾焉上之人不務明聖人之道開盲抉聾俾知君臣父子生養之德去亂為治之本用安天下而曰聖人之道大而不可稱焉苟稱之是譽

天地之大褒堯舜之善也噫若是則子思孟軻荀卿揚雄明仁義拒楊墨皆徒云耶子豈不知聖人不待稱而後為聖耶然而必稱誦之于後者蓋人不能明于道而溺邪說以亂其性亂而不已孑懼夫道之將不傳于後世也是故力稱而勤誦之猶恐夫人之不能入焉矧欲黙而自信豈不為愚惑者耶故有舉天雷之大於聾瞽者之側亦若是而已矣孰不曰有益於視聽之昧昧者哉故子謂能言聖人者亦軻雄之徒也其可已乎郫縣

故有文宣王廟久壊不治慶歷五年殿中丞知縣事長樂馮君善於治民謂廟堂之設教化所繫遑遑如不及乃治而新之棟宇像貌尊嚴甚厲邑之士民莫不肅嚮七年秘書省校書郎安定胡君少連繼為兹縣甚得人和又按禮圖畫衣服冕弁車旗禮樂祭祀之器于壁題其制度師學者講習焉俞實邑人謹以辭記其事且俾學者知道之所以傳慶歷七年記

温江縣宣聖廟記　前人

有宋班正朔九十年上國至于四夷之人罔不習孔氏之道以柔其俗而斯邑有故廟久壞民甚病之皇祐元年秋樂安任君為政之二年嘗自訟曰斯廟之壞斯民之病非吏之罪而誰之罪我苟安而去復將有賢者必為之則我之玷永不磨矣又曰兹果為之則財用不可取於公不可奪于民二者既不可則廟終不為之耶苟必為之以利於民私之其可乎乃因禄之餘度已之用飭材備藝脩舊起廢葢以壯宇渥以丹彩皇皇隆隆飛

如屹如乃神像貌乃設籩豆器用既潔享祀孔時遂練吉日具牲儼服滌濯行禮奠神告位以休斯民既退復曰斯廟也示民有本也於聖人之道則何有焉所謂道者在乎六經翼六經而明乎道者在乎羣書復用祿以貿經解義疏并諸世史古今之書蟲篆之學可以教童孺之業者皆在焉某聞而嘆曰皇家用文治天下休寧羣生得安其性命而無暴殄之害實由聖人之道行乎萬物之間故天子嘗詔郡縣飾像貌以明神功守宰奔

命罔敢廢怠故天子廟學咸如魯堂然而未有不取於公不斂於民而成之者至如出己之禄盡己之私嚴聖人之廟成學者之事務則天下末之聞也古謂知其本勇於義任君之謂歟君世為蜀人自唐至今用文辭登科為將相嗇族迨三百年矣故能知由孔氏之道而成乎名春秋小善必書矧若斯之為者乎予故書君之脩廟置經書之由以憲于後

雙流縣重修文宣王廟碑陰記　鄧至

世非孔子則皇不得稱皇帝不得稱帝王不得成王霸不得成霸也何哉自孔子生而名教樹名教樹而異端息致稱皇者絶鴻荒之誚稱帝者彰禪讓之美為王者杜簒奪之譏為霸者免專恣之責則皇帝王霸之實由聖師而方顯矧萬古君臣之分父子之親夫婦之節男女之別者哉夫如是則配帝配天未為越等豈唯被衮垂旒加一王之號可酬萬古之恩乎王仲淹所謂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者誠哉是言也則李唐之追謚吾謂

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郡縣建廟之制由是而創始自
時厥後循而勿替其於建置規畫則繫乎賢不肖中間
壯麗者有之湫隘者有之是致風俗亦從而厚薄宫舍
九河公立改造之虞部李侯畋載之悉矣今所紀者止
明乎屋宇之制籩豆之數悅隨之衆糺勸之人具載碑
陰庸被採者之詳觀亦以驗風俗之丕變肇基於此乎

郫縣移建學記

張楚民

聖人以道教人非咈其所有而强其所無也因其同然

之心而開其天神而明之在於天下小大精粗各隨其性之所得或有見於刑名度數之末或有得於文章禮樂之間其妙或出於形器之表始於為士終乎為聖者有矣先王以謂有教焉非庠序則不達故自家至於天子之國莫不有學此致治之本有國之先務也竊惟神考御極作新人材天錫真儒發明道術通六經之說而會於聖人之心地之相遠也世世之相後也攷其言如同時端拜而議於一堂之上無有不合明而易見約而易

守於是時也家無異學士無詭論此道德所以一而風
俗所以同天下之學幾與三代侔雖窮鄉陋邑猶知有
事於庠序况乎蜀學之興其來久矣漢景武間文翁起
學宫於成都為郡國倡其後邦人司馬相如揚雄之徒
為天下學者師夫漢之初蜀未有文也茍非文翁善教
有以動其英華則斯人也雖有豪傑之姿亦沉俗而不
作矣烏乎學之成也其功如此士之才世不乏也惟其
教之而已岷山之陽曰郫成都之屬邑也本其風俗儉

而好禮質而尚文忠義有如何君公道學有如揚子雲皆邑人也而流風未泯使後世瞻慕足以興起舊有廟學居壘之隅慶歷中殿中丞馮君沆始興作之楚民先君甞紀其事逮今五十年褊廹傾頹學者嗟懼相與合財胥東南踈明之址自邑請命于府而徙建焉已而歷久弗就垣桷顛欹上雨旁風人莫之顧有善學知本之士五六人憤歎周營而力匱不振奉議郎鄱江楊侯漢良以能借治下車顧問勉趨其終捐金庀工期月而見

葢經始於壬子七月而考之以丙子仲春因釋奠而告成孔子都人盛集如觀闕里耆老咨歎願率其子弟而與於學士請瑑石以識其功侯謂楚民嘗試學校俾為之詞夫事重謀始始或善矣而職之非其人措之非其術則善始者每廢而不立故君子貴乎成終之為難以侯之才無適不宜而縫掖之士猶恨侯來之晚也楚民獲書歲月載名先君之後有榮耀焉故承命唯唯

新繁縣學記　　吴兹

蜀學比齊魯尚矣而成都新繁邑尤號多士絃誦之聲相聞也獨學宮隳敗不治縣大夫春秋以令修祠事而已蓋邑大劇治者力不給而父老畏吏並緣侵漁相成無與學事學以是廢崇寧二年正月詔州縣悉建學居數月宣德郎郭君用舉者領邑事始至讀詔書曰興學校以養士令職也明詔惻怛如是其敢不承亟走按行則腐撓庳陋不可復葺而近市喧囂且將徙之間𤍠於是屬其民諭天子德音聞者獲其夙心皆踴躍願奮獻

地輸材惟恐居後既營民皆裹糧荷鍤以供役事君日
勞徠勸相以身率之踰月而考成廟貌嚴肅序廡修廣
堂室靚深垣墉崇固以楹計凡六百有竒役工二萬而
無追胥之煩用錢八百萬而縣官所給才有二君師僚
吏洎諸生行釋菜禮摳衣升堂頌禮甚嚴退即其次百
用具修父老縱觀太息曰是吾蓄意數十年而不敢發
者也何意垂白而覩大化之流乎舊學之建有石刻君
大父光祿公實職其首先君朝奉公嘗佐是邑今諸生

尚有經講授者君又一新此學於吾邑是世有造矣盍紀之使吾子孫毋忘郭氏乎鄉先生向宗名即以語遣人赴京屬之同年生吳茲茲曰昔漢之初叔孫通為制禮儀魯兩生嗤之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國家自藝祖肇造區夏百四十年于茲矣海内大寧既庶且富雝雝乎禮樂制作之時也主人述元豐成均之法推之四方使虞夏商周之盛復見於旦暮而郭氏亦世官於黌故教告未孚而人讙趨之然則德澤涵養

豈一日之積耶魯兩生之言不誣矣諸生鍾江漢之炳靈被漸摩之渥澤方蚤夜奮厲以承休德將見材行完成可承可庸炳然並進於朝使衆咸曰崇寧教養之效循吏承宣之力也顧不美歟郭君名瑜某州人天資明恕御史謹轡策而扺民甚厚久而益力大父諱輔先君諱子臯云崇寧四年記

郫縣犀浦鎮修文宣王廟記　　王賞

韓愈稱自天子至都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

稷與孔子然社稷祀事無如孔子之盛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柳宗元亦言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韓柳以文名唐世其論孔子之祀因以推崇其道德然後知自生民以來果未有如孔子者予嘗謂孔子之道德不過仁義而已爾大中而易行至正而難犯天地之所以久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山川之所以寧鳥獸之所以若莫不由此在昔

堯授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為之禮樂以文之政刑以齊之天下之中國以尊四夷以服周衰王者之迹熄而仁義之教幾乎絶矣孔子以大聖之資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傳無其位不得行其道書之六經以傳後世自孔子以來有生之類不至於滅者豈不知其所自哉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止於當時孔子之教垂之萬世其祀也固宜嗚呼仁義之説行為人君者修己以安百姓為人臣者盡忠而不固其位為

士者難進而易退為民者親上而不怨則天下無不治矣天下治而雖有夷狄莫之敢窺矣苟或不然則雖崇其廟像潔其牲幣新其簠簋猶曰不祀也朝廷自慶歷中詔郡國皆立學學必有孔子廟犀浦舊為縣肆成治平間府尹清獻趙公始葺而新之縣令馮接為記熈寜五年縣廢而廟猶存歷年既多椽棟毀墜宣和中蒲叔豹監鎮又修之至建炎四年有司議鬻官田廟亦與焉鎮人費大受以前輸官而得之廟在田野之間為民居

所蔽大受又以其私舍易民居撤屋為道以通往來令
監鎮張君楫見之慨然曰廟獨有一殿爾其入無門其
進無廊為村僮牛羊踐履可乎乃出錢三萬授鎮人舒
禹圭禹大受之子如淵使成之為重門兩廊又闢其廊
廡為齋廳講堂及絃誦之舍奕奕峻整克稱厥居乙丑
歲二月張君率鎮之士子釋菜于廟以其胙行鄉飲酒
禮觀者歡歎禹圭等請記於予予嘉張君聰明材智長
於吏事故能尊道崇教如此是以樂為之書

華陽縣學記　　張行成

眉山程勤懋傳守華陽既新學舘屬予記其事曰舊學西向大成殿在東北棟撓椽腐風雨不庇諸生之居鞠為茂草今改築正文明之位南嚮闢三門殿中峙東西兩廡翼之以繪從祀諸子最後建講堂舍職長諸生員以四齋為屋凡四十五楹不侈不陋庶幾仰稱朝廷興崇學校之意勤先人政和間嘗守是邑公正不可干以私邦人以鐵面稱之遺愛今未泯勤不令竊世官時適

多事區區遵守遺訓不敢費逋負貸新租廹期限以生事濟姦蠹困吾民訟之敗風教者不敢不治他惟直是予不敢曲法不敢深刑奔赴期會偶爾後他邑而斯人亦相安德以餘力為是舉為懋傳云爾按成都記華陽縣學孟氏之太學也華陽古梁州之境卦直坤故俗尚文星屬鬼故君子通敏其人任武王伐紂始見于經自文翁立學官得張寬司馬相如輩厥後王褒何武揚雄莊遵之流繼出漢之英才蜀最為富迨今千餘載閭儒

術藝文猶甲乙天下方孟氏之偕志士恥食其禄至有不教子孫讀書者慮求仕也彼太學所養視文翁時果髣髴萬之一耶雖然給事中郭延鈞建議修禮殿宰相毋昭裔以俸金刻石經而廣政十二年別建此學君臣孜孜如此其心以為不若是則恥焉爾況堂堂鉅宋之世而可視學宫蕪廢泰然不以刻意哉抑又聞治國如治家身法即政法也惟君子見遠者大者否則小而近焉是故謀國者急聚斂而緩教化起家者先計算而後

講學蓋財利之效速道德之功遲也時俗維㷀官府優游崇儒雅以飾吏事譬之富家延師教子已足稱賢若倥偬不暇給而肯存心化本正如原憲之歌商頌顏子之樂簞瓢舍古循吏或未之見也艱難以來鄰好雖修邊備未弛計司責縣宰令興文書急星火懋傳乃能作是事賢乎其知務哉

重修雙流縣學記　　　　缺名

老佛二氏人皆敬畏之無貴賤少長其徒欲廣其居攝

衣扣門應者無吝色運土木供資糧指期而成若無甚難者至於吾儒之有學學之有宫誠欲加葺焉近在吾黨率之惟艱豈吾夫子之道不以禍福貽人故人敬畏者不若老佛氏之加厚哉今夫學其道誦其言用其教皆學校之所從見者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將以是責農商工賈可乎士必嚴其鄉校葢已事也有司者治之已足深愧告之而弗從其人可知矣推此慢心示其子弟易世之後性習庸鄙不得與士並列其禍可勝既哉

史君松老宰雙流踰年士民益安其政獨邑之學距治
舍百步而庳陋欹側剥蝕荒毁邑大夫士以至日莫謁
於先聖相顧駭愕請于令君願合私財新之令君用其
請鳩工合材督視其役浹歳而畢事若殿若堂若廊若
廡焕然更新與向之所見大異矣夫園囿陂池樓觀臺
榭人之所以自娱者孰不先焉君顧不暇問於吾儒之
鄉校則汲汲然興起之而邑大夫士視所當為不待告
戒必盡其力易衰陋之風返全盛之觀使後生子弟得

於觀瞻因文以修其實因教以起其行則是役也不特新令君之賢知所先務亦以見鄉俗之美知所崇尚也

重修温江縣學記續添　　楊綰

古之學者為己非以干祿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學者祿在其中矣始其以正治心以直養氣以誠復性以通制行明於窮理而達於知命孝於事親而忠於致君端己以格物脩身以齊家父子嚴兄弟睦夫婦敬朋友信得志與民由之坐廟堂斷國論代天工熙帝載

則化行於天下三公上爵萬鍾厚祿若固有之不以為泰夫如是何嘗有盜儒而釣名假詩書以牟利逞浮辭而昧至理騖虛聲而喪實守若後世為者哉後世之為吾嘗憫之因溫江令尹欲予銘其所學也復感慨於斯言皇宋以文治庠序徧四海而溫江學校逮三徙方為得地蓋有賢令尹劉君勃者倡之曰郭君瑜者續營之多士悅而成之予謂二尹士志於道惡衣惡食在所不恥況乎宮室今更新是學將備祠祭燕處之所歟抑以

長育人材為務館諸生于是學將以科第祿利誘之歟抑以進德修業為之勸子謂多士于學必至於聖人而為君子儒非特褒衣博帶書盡誦説而已諸君於此相與切磨讀古人之書而求其所以言古人之書而求其所以言繹古人之言而考其所以行非仁弗居也非義弗由也微言妙旨決自得之志意完固思慮審定德期於備行期於成因履旨祥福祐來助功名富貴設不求焉亦自獲矣科第祿利曾何足云苟異諸此唯流俗是

猶世好是溺雖得之亦不足算也則峩峩新宮直祠祭燕處之所耳豈吾所以望於諸君者哉請觀銘詩江出岷山其源濫觴晝夜不舍萬折必東其流湯湯永不可方爰歸滄溟波濤駕空大江之陽古邑萬春作新泮宮于邑之南有門有垣有齋有堂惟師暨生于時講明樂胥講明惟一惟精先王之道古聖之經如播良田五穀既分是穮是蓘必有豐年洛若多士罔或弗勤學海至海視此大江勉旃多士勿復自輕有為亦爾舜乎何人

成都文類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三十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霞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陳煜

成都文類卷三十二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祠廟一

諸葛武侯廟記

唐吕温

天厭漢德俾絶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

念大極䰟姦吳輕未獲心膂宇南陽堅卧待主三顧

稍晚羣雄粗定必也彗掃是資咢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黄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出中夏飛於天衢然後魚驅句吳東入㬇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巳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强魏武既没晉室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竒謀

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粮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賾其原夫民視德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寖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閑季興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

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强人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於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記

城隍廟記　　唐段全緯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在乎神人保於城城保於

德德者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神之謂乎蜀地土惟塗泥古難板築至秦惠王始命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都其環十二里其高七十尺闢署廛里畫其下井幹樓櫓森乎上其金椎初作壤頽莫就有大蔡周旋而行俾壘堵依準而立即今城也其神功乎由此而來乃墉洫崇濬啓塞扃固萬雉邐迤一都繁會臣民攴持金湯繕完故前年蠻寇卒來戎備無素但擾郊鄙不近闉闍閉閟戒嚴即時罷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

贊之神乎前之舊祠寓託隈堞偏陋偪隘星歲滋深是用改度方隅惟新經搆去乎幽奥就於髙明其日惟丙其辰惟巳其卦直巽其宫在四揭署於髙門弘敞於正堂丹雘於周墉圖繢於迴廊廟貌如生像容有睟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不夭札屏絶蠻夷阜安閭里䕶乎封域富庶乎億年爰書經營以昭祀事

南瀆大江廣源公碑　　唐李景讓

戴禮有之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古之禮於嶽瀆

尚矣在昔夏后氏隨山濬川以畫九州華陽黒水界我庸蜀緜閣之陽益部饒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績也瀆者曰江曰河曰淮曰濟導積石桐栢沇水凡四流皆發源注海者也唐天寶六載開元神武皇帝加封南瀆為廣源公其三者亞焉瀰沛澔汗自峽奔荆且北且東百川會同爰及吳楚萬里歸海水府恠神非江不安水物族生非江不全海門二山逆我為滄由岷激沱遠邁無壅斯所謂祗上天而被下土南瀆之為大也壯矣開

元皇帝右禮是式詔曰惟夏四月肇辰迎氣太守其率
祭官祀南瀆於益州設玉篚及洗罇罍簠簋既舉冪初
獻祝進神右跪揚我詞其文曰維其年歲次月朔日子
嗣天子遣其官某昭告於南瀆大江惟神包總大川朝
宗于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今因夏首用率常典敬以
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至於今不衰詔之
歲歲直丁亥迨及戊寅當大中十二年合一百一十有
二歲越五月朔辛酉日甲戌臣景讓承聖敬文思和武

光孝皇帝詔自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尹成都鎮蜀西川又五日戊寅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其他如故凡再命皆以兼御史大夫寵焉秋七月庚午乘軺至止遂謁瀆廟惟神威烈不金石刻他所必見於斯闕耶惟神奉大禹之休得蠶叢魚鳧望帝之勲開明之役王叄李氷之穿二江嘉而保之沃此黎首水旱不作於今賴之赫哉成功其可默耶乃作銘曰滔滔沲江發自岷山浪溢流飛走峽之荆迫及吴楚百川以歸南北東西萬里

湯湯電激雷馳水府神宅鮫人陽侯世不可窺南瀆之功載主載張陰烈希夷上戴大禹丕承我唐開元其期先主不容天絶劉宗匪瀆殆而洸洸孔明鞠凶隋星匪瀆不悲念此下民於萬斯年九穀繁滋我來守土敬揚神休以琢豐碑

新修江瀆廟碑　蘇德祥

五行迭用水實居多四瀆朝宗江惟其長八卦之畫也坎之爻冥契北方之數水實主之二儀之判也岷之山

騰為東井之精江實出之惟堯之世斯水未治遂有民墊之虞以差方割惟禹之興斯江旣道故有納錫之效以示成功其利萬物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而靈潤之功著焉其納百川也則察之無象尋之無邊而靈長之德昭焉昔者三國連衡吳人擅命六朝割據陳氏稱雄及晉祚之隆也下樓船於玉壘隋基之盛也進戈甲於金陵降孫皓則濟為安流擒叔寶則寂無駭浪得非有道則應無道則否威靈不昧肸蠁斯在若乃方軌十二

惟帝之都邑勝兵百萬惟帝之爪牙非富庶無以示國威非漕運無以資邦計語其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轉南土之泉穀徤帆高挂則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踰千里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畧此又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也當隋之開皇二年文帝以沈祭之鈌禮乃營之以廟貌唐之天寶六載玄宗以廣源之美號爰封之以公爵而自梁室暴興蜀人僭命王氏則起之於前孟氏則繼之於後或征或戰越四

五朝稱帝稱王垂七十載化風久隔祠典莫修應天廣
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握乾樞而御極弔坤
維而問罪聊施良策纔舉偏師未越六旬已平三蜀既
而王道坦泰階平四夷八蠻有跛扈者盡為臣妾矣名
山大川有隔越者盡入提封矣爰伸昭謝用酬玄貺乃
下明詔徧立嚴祠有司承制繪様於素頒之於所部長
吏柢命官蒇其事取之於大壯土木盡其妙丹雘窮其
利僝功斯畢列狀以聞我其潔邃豆馨黍稷永享神以

明德神其助造化和陰陽潛祐我之治世式覃睿旨俾建豐碑臣敢頌皇猷刋之翠琰豈比夫沉於江底杜元凱惟尚功名賦彼江流郭景純但矜詞藻而已哉銘曰江之源兮出蜀之界江之流兮歴吳而大利萬物於南方納百川而東會嗟乎盜發於唐兵起於梁神之祀兮久廢烝嘗美哉我宋之昌彼蜀之亡神之廟兮復構棟梁我其享神以蠲潔神其祐我以豐穰勒銘垂裕休無與疆

江瀆廟醮設廳記　　馮浩

四瀆以善利視爵號秩祀事有國之通制江發於岷會於海廣漑遐浹地産美厚恵大固不可負其為報之禮所宜重益之譙門之南廟貌存焉廟前臨清池有島嶼竹樹之勝紅蕖夏發水碧四照為一州之觀慶歴乙酉春樞密學士平陽文公來帥用立夏齋祭又禱雨屢至廟下謂其僚曰太祖皇帝始平蜀崇廟制而新之朝廷歲馳所署祝再命刺史承祀惟謹神實恵於民民奉之

不忘又樂游池上當乖崖時尤盛因相外門之東得壖地二百步别為醮設之宇驛聞於朝而後蕆事埽窪雉菲新基固厚方梀材庀用會西江暴溢浮羙木千計而至棟榱欂櫨咸給其求役者笑謼爭勸其力不踰時而工休叢宇耽耽飛簷將翔隱隆閎興面池負廟不侈不陋境寂氣肅一日公來視之曰吾將享神於斯娛民於斯乃鐘鼓而樂之蜀之老相與議曰公相山西兵二年有功於邊上念吾蜀遠倚公來臨下車乘民之飢純用仁

義格於治振公廩減稍食諭益及諸郡富室損有餘之
積得米三十二萬斛以活吾民省歲供緜帛草常平之
法罷藁秸之賦使吾父子夫婦皆安而居和氣生於衆
心仍歲大穰興學校以訓士子弟刜姦薦良大小罔不
治今興土木公由享神樂民而後為無毫斂於民公之
德於蜀可謂至矣其將推是心以及天下豈吾蜀能久
其幸耶浩辱公命俾識其事且聞老者之語敢次第云

江瀆廟碑　胡宗愈

皇帝嗣位之十三載聖德誕敷格于上下兵革不用輿
地來復覆載之内罔不驩喜乃正月丙戌大赦天下撫
寧神人無所不至命長吏葺諸神之祠而江瀆廣源王
廟在成都艱難以來歳久弗治守臣世將既再拜奉命
退切惟念江水祠蜀遠著祀典而其滌源岷山朝宗於
海以節宣天地之氣靈潤所被東西萬里功利及物不
可數計祀秩之尊冠於四瀆今祀在吾地而壊不加葺
以重勞上命臣之罪也其不可弗虔即齋戒祗慄躬至

祠下閲棟宇之傾撓者垣墉之穿敗者塗茨之剥落者陛墄之陷鈌者丹堊之漫闇者度所以新之周行庭廡間見一碑巍然其一唐節度使李景讓文載天寶六年詔書惟夏四月肇辰迎氣其率祭官祀南瀆於益州而其祝詞曰嗣天子某遣某官某昭告於南瀆大江恭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其一國朝右補闕蘇德祥文載藝祖乾德六年詔舉唐祀典以立夏日祭江瀆於益州開寶五年帝以舊祠隘甚命有司繪河瀆廟制

度增取趙廷隱故第以建今廟蓋祀事之修備嚴唐制而廟貌之盛爰自本朝載瞻規摹用意宏遠顧將廢於因循益震懼不自寧於是勵官僚稱事任市材覔募工徒稽課程謹出納一物之直皆取於官一夫之役弗病於農以三月丙寅命工至六月丁巳落成凡為屋百六十有九楹用錢七百二十萬有奇雖輪奐一新而舊貫無改於以崇開寶之成規修前代之令典仰承聖上中興復古之意臣誠不佞竊厭幾萬有一焉謹再拜稽首

作詩曰藝祖繼天百神受職命蜀祠江有廟奕奕聖主中興我祖是承飭其守臣蜀廟以新有嚴其棲有秩其祀羣吏祗肅惟天下使祀既於神弭災致祥佑我下民江水湯湯惠此坤維其永無疆

重修江瀆廟碑　陸游

自古水土之工莫先乎禹紀其事於書莫備乎禹貢之篇禹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

岷山導江游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費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於海故江為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以為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成都廟與成江始隔歷五代之亂淫昏割裂神弗受職

廟亦弗治宋興乾德三年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
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佟大廟制傑閣廣殿修廊邃宇聞
於天下慶歴七年故太師潞忠烈公以樞密直學士來
作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為徹祭飲福之所而廟
亦宏麗矣厥後雖屢繕治有司不葺𡨋以大壞上漏旁
穿風雨入屋攴傾苴罅苟偷歲月淳熈二年六月令尹
敷文閣待制范公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祗肅祀事既退
讀開寶中修廟碑惕然改容曰此太祖皇帝之詔敢弗

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嘆曰潞國予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歳旱公潔齊以禱曰三日而雨且大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歳以大穰公餞私餘蠻夷順報乃自三年二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萬九千四百七十甎甓釘以枚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一萬八千有七梓匠役徒以口計者二萬三千八百為屋二百有九間墻六千

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歷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游刻文麗牲之石且繫於詩詩曰井絡之躔下應岷山蟠踞華夷江出其間奔蹴三峽放於荆揚我考禹迹九州茫茫千礎之宫肇自開寶吏靡嚴恭庭有茀草范公來止事神是力廟未克成當食太息江流東傾于海朝宗廟成公歸與江俱東壯哉湯湯環我蜀城萬古不竭亦配公名

益州增修龍祠記　田況

祭法山川林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鄭氏謂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愚謂旣曰出雲為風雨又曰見怪物是怪物非止於雲氣但能聳動人耳目靈應非常事皆是也蜀之西山有池曰滋茂亦曰母慈以其能興雲雨救旱暵𣘦養百穀而得是名唐開元中章仇兼瓊旣得平戎城夢一女子謂曰我此城之龍也今棄戎歸唐願有以居我仇異之表為立祠在益州城西北隅厥後水旱禳祈蒙嘉應者數矣逮髙駢廣新城其祠

乃入城中既而板築至其處輙有大風雨壞之駢亦夢神女自稱滋茂池龍君求其祠限闉外以便往來駢寤而從之蜀人記其事傳為信然皇朝典是邦者多為民禱雨獲應故其祠益嚴予署事明年春三月雨時霰霹僅沾土而復止麰麻被野日爍以病江流勢微釃瀆者不足以溉旁山羣邑尤懼失歲羣祀無不徧走或曰西山滋茂湫稔聞其異意將有所待乎顧遣吏誠潔者取池水具音樂緇黃歌唄迎而憩祠之宜有宜感吏至

其所亟取水以走謂爲偷湫然雷風亦隨而起及抵郛外祠中雲色靉靆晦矣是夕大雨三之日遠近告足遂致有年先是祠之中扉前皆不屋蒿榛汙塞垣墻缺然因命幹集工徒慮物材增完而敞大之以答神之休然欲作文記之而未果也明年春復旱如初又迎水而祈之其應亦如初予乃謂同僚曰是豈非祭法所謂神而非常事者耶退而爲之記皇祐二年記

郫縣蜀叢帝新廟碑記　張俞

水於五行為利害最大四瀆為之原水而江又為四瀆之長其為利害益大矣昔洚水警堯天下昏溺江實為暴民受其害帝乃命禹決江疏河東放於海則天下受其利然後受舜禪讓終陟元后功配天地德被萬世自水始也故孔子修書述禹之事尤勤備焉繼而嘆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亦曰微禹吾其魚乎然聖人之功大而易法簡而易循因時制治必通其變厥後千五百年蜀有開明氏能振其道故禹之功復興

焉在昔蜀有賢主曰望帝獲楚人鼈靈以為相當是時巫山龍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蜀沉於海望帝乃命鼈靈鑿巫山開三峽決江沲通綿雒合漢沔濟荆揚然後蜀得陸處人保厥命望帝以其功高讓位而去鼈靈遂稱叢帝號開明氏襲都於郫故蜀人誦先王功者以開明氏比夏后氏焉其後三百年秦强伐蜀命其臣李冰為守是時江妖為瀑沫水滛流沃野歲災民受其害冰乃誅水妖通水道鑿二山釃二江灌溉千里變凶為沃

人賴其利故史氏美氷之功於蜀為大自氷沒後千五百載其功益彰焉夫禹大聖人也智極於水用能因天順地永生厥民若叢與氷道不行於周秦而能迹禹之功厚利三蜀非有大賢之業安能至此天水趙君曰予觀蜀之山川及其圖記能雄於九丘者益乘成水利以富殖之其國故生生不窮然非開明氏則巴蜀魚其民淮漢汙其澤湮禹之力遺後之患憂可弭乎其後復得秦守之事謂其功出開明氏之下而蜀人獨神氷之廟

祀史氏雖載水之後功反使紹聖之烈闇而不耀世祀湮滅予甚懼焉葢所謂日用而不知遂忘其本矣按禮祭法聖王之制祀功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開明氏可謂功施於人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予適治茲土而瓏墓在邑之南彼民無知古闕祭享非所謂遵明詔存功烈者也康定二年春二月五日始作新廟成益州牧樂安公命辭來祭趙君乃躬執祀事會民吏以享之衆始大悅趙君名可度字

叔儀治郫有稱觀其所舉可知也銘曰江發坤險堯憂
懷襄夏后瘠力其流洋洋巫龍崩山江沈蜀疆開明
疏鑿民復其常外通淮海内殖岷梁利盡西海實惟
華陽聖聖同功千載合符微聖之力蜀其魚乎江陽
之腴郫惟舊都丘墳巍岌拱木號呼血祀不作神何
以居新廟奕奕牲牢孔碩民享其文神歆其質舊功
克照大忠斯遂不有博雅孰躋聖匹載德者言銘厥
金石

杜宇鼈靈二墳記　陳皐

戰國時蜀災昬墊杜宇君於蜀不能治舉荊人鼈靈治之水既平乃禪以位死皆葬於郫今郫南一里二塚對峙若丘山獨鼈靈墳隷淨林寺寺僧夷其崇為臺觀隱士張俞懼其遂湮没請於郡而碑之因置祠其上與杜宇罔勢相及宇之墳尤盤大民菑畬之其來遠矣皇祐壬辰春淨林僧死寺籍為田許民墾甸而鼈靈墳與寺俱化為民畝張俞聞之建言於縣尹虞曹外郎郭公公

愀然動色駕而省之明日進士杜常等五十八人以狀理於庭公報曰昔者七國相血生民肝腦塗地獨杜宇亡戰爭之競有浛俞之求以拯斯民雖鼈靈成洪水之功微宇不立議其賢則杜宇居多載其烈則鼈靈爲大二人嗣興其舜禹之業九之一焉况勤民禦災皆載祀典微此則古之聖賢暴於原莽而吾不之知矣於是具不可籍之議聞於郡郡嘉其請俾復其寺訪名僧以主之得景德寺禪者埀白焉白好靜退能禪寂邑人所嚮

仰公於是命之因盡域二墳隷於寺命刻石志其事庶來者知二人有大造於西土宜與惠無窮皇祐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靈泉縣聖母堂記　蘇惲

靈泉邑北直嚮馳道俯僅一舍地聚落帶鎮市去市徑行越距半里拔秀衆山環列崇阜遭迴岧嶺瞰若百雉城隅崄岑繚匯崛竦天外緜亘固護高揭雲表由其峯半挺設平崗健盤壯垣方袟千步中搆佛宮領僧剎迨

百室有古褚氏聖母祠堂在焉謹按隋開皇中褚氏名信相自江都來本唐安郡青城縣黑水溪人也黄冠草帔幼悟佛心葛帔練裙夙慕法要先遊方外首下此山端擇勝址芟薙芒枿枓樹枯栢塵初地之位創安居之漸偃息禪梵辭袐聲味勤事大雄氏教本為空寂師表日遠月進精一無怠當時所聞見者亦未甚悉而奉之適值歲歉田稼民傷饑饉則持龍頭小鐺散粥而飼之救拯生聚衆給千萬活病克痠咸告豐飫厥後以圓明

相空俗身委化奉之者指其故地置祠塔以歸其靈俗議習傳號曰米母院俄屬唐武皇會昌歲削廢天下寺宇斯院與塔亦例除毀時草宣皇大中九載白丞相敏中按節右蜀首謀興建尋得法潤禪師主之仍訪遺基再蒇能事揭崇構堂殿廊廡牙閣寢室之備咸與惟新就刻舊塔石繪其遺像遂設祠焉逮咸通中悟達國師知元由長安來觀兩蜀名地寓此僑隱亦繼住持因題為聖母院其山亦從而名之唐室下衰荐經王孟兩世

胙土僣朔斯地靈異之應愈新於人救旱秉時灼示為
霖之兆拯民布惠尤司及物之仁神變屢聞曽無曠歲
炎宋大中祥符二歲府主容直任公中正聆其顯迹拜
章聞上願錫名額未幾詔下院新瑞應之號至寶元慶
歴皇祐之初亢閔時澤蜀土遘厲府主容直張公逸楊
公日嚴相國文公彦博端明楊公察畢諭將校就堂祭
請置府佛廟設鍾梵焚獻以祈之匪夕而應甘澍浹於
百里之内農稼稔字蕃囙秋成享大年之望洎三殿省

丞潘公洞徐公汾劉公永咸出宰是邑軫民告雨來拜祠下皆獲祥應著文賦詩大誌其異邇後動越兩蜀走巴邛縣綿漢梓遂列郡縣鎮凡屬愆旱奔來千里請禱於前動皆協愬章章然以願從人其神化之若是與夫包山奠宅庸列聖姑之名崧岳升高亦著啓母之祀可並駕而議其明效祠前舊刋李唐大中時朱道異譔記辭旨㢮懦頗肆誣誕尤不可詳究覩其統載刱院時禖禱雨應祈之狀咸闕如也院僧惟膺懼其故事湮廢因

集其本末請序而申之貴乎聖母之遺烈斯院之所以興盡傳於時不泯余故執筆為録其實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成都文類卷三十二